



天涯时评 1995

廖 逊 著

南海出版公司



D609.9
950.5
L:1995

天涯时评·1995

廖 逊 著

天涯时评·1995

廖逊 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梁晓亮

封面设计 吕腾伟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海南农垦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125 印张 205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42—0318—2/G·157

定价：10.00 元

自序

《天涯时评·1995》，是我继《天涯时评·1994》之后的第二本时评文集。仅仅两年，撰写时评就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业余工作，而且还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这一年，我不仅继续为《海南特区报》每周二、四撰写“天涯时评”，还为《特区证券》周报每期撰写国际评论：“海南与世界”，为《海南经济报》每周六撰写评介：“人物与思想”。而所有这些短文，篇幅统统约是1600字。近200篇短文占去了我全年业余工作量的一半以上。

写得多了，必须读得更多，想得更多。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减少了图书阅读量的一半，腾出精力阅读新华社编译的国际电讯，一年300多本，从无间断，由此获益良多，几乎在1995年的各类文章中，都留下了痕迹。

除了写作，我又增添了广播电视评论。除了继续在海南经济广播电台主持人党正先生的《经济好望角》节目中，以每周一播讲20分钟的工作之外，又把为海南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托尼”（唐穗东）先生的《海南与世界》节目，从每双周六一播30分钟，扩充为每周六一播30分钟。此

外奉海南省委宣传部之命，我又从3月开始为海南电视台的理论栏目《一路同行》充当主讲人，每周三晚上播出一期。再加上每年必不可少的70余场报告，于是“读、思、写、说”，就成了一整套生产流程。

这就好比是一座工厂，读是“供”、思是“产”，写和说是“销”。夜夜读新书，天天换新人，每周按日按时生产新产品。一年365日，“供产销一条龙”的作业周而复始、循环不息。当然所有这些作业，除了报告讲演和拍摄电视节目之外，都要在工作8小时以外去完成。1995年整整一年，我所领导的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只剩下我一个“跳光竿舞”的领导人，所以即使是晚上也难得清静，电话的干扰总是少不了的。

我在“写”和“说”的过程中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原来竟是如此紧密。写的越多，说的就越顺畅；说的越多，写的就越顺畅。当然写和说都离不开阅读和思考。写说碰了钉，方知艺不精。再读再思，一直到把每个环节都理顺，才能脱口而出，下笔如流。这个工作程序，使我无数次想起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先学会说后学会写。所以世界各民族的第一批文人，想必也都是先练就了口才后去练文才的。只是在此后漫长的文字时代，才逐渐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光会写不会说，或者光善写不善说的人才，才出现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文”人。如今的信息时代，终于要把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回来。广播电视等媒体，又迫使人们重新考究起说来。

说得越多，文字就变得越口语化。而文字越是口语化，就越是能体验到汉语的言韵之美。很可惜我的古汉语功底不深，少年又未曾用心学习做诗，没有掌握足够丰富的词汇和语汇。所以写出的文字，也总嫌过于粗糙。

同样的，写得越多，说的也就越有内涵和条理。而越是言之有物，就越能吸引更多的听众。很可惜我的口语缺乏基本功，远远不及那些书鼓艺人、相声演员，边想边说，又难免有些“嗯嗯啊啊”、“这个那个”之类的废字废话。直到现在，我才懂得真正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该有多么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最佩服的人，就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播音员张之先生。他不仅同现在这些体育播音员一样，发音清脆、反应机敏，而且掌握着丰富的词汇和语汇，其运用之巧妙，往往令许多专业文学工作者赞口不绝。

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的文字和音像记录，又怎能不留下诸多遗憾？

而最令人遗憾的，还是《海南特区报》尚未办成日报，不能更多地表达我对研究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有不少热心的读者说，比来比去，在我的3个专栏中，还是《天涯时评》最好看。也许是因为它对最广泛的现实问题，无拘无束地发些议论吧？

199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17个年头，也是海南特区试验的第8个年头。这一年的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一方面，因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使房地产业、对外

贸易和金融业进一步下滑,导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上半年跌至 3.4%;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旅游业持续稳定发展,和下半年工业的反败为胜,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又回升到 7.2%。这个速度固然略低于全国水平,但即使在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东亚地区,也还算说得过去。在经济结构发生如此重大调整的年份,取得这个成绩仍然是不容易的。

这一年我们工作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说服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朋友,使他们对海南的前途保持信心。经济特区的建设投资主要来自民间社会,所以海南的沟通与传播工作,要比其它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重要得多。自从 1993 年夏季以来,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年。可以说,1995 年也是最艰难的一年。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过去,我们终于迎来了走向繁荣的 1996 年。

目 录

自 序.....	1
调整我们的期望值.....	1
要克服焦躁的情绪	
——写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日.....	4
百万胶农的机遇.....	7
谢谢孙翩老师	10
海南的物价指数为什么比较低?	13
工资调整带来的机遇	16
普惠制: 尚未打出的王牌	19
时代呼唤“胡愈之”	23
“大特区”应加强国际经济研究	
——新春寄语	27
“新华侨”不可忽视.....	30
“合浦珠还”与孟尝的官运.....	33
不要愧对陶侃	36
“混蛋”与“笨蛋”	
——一个“老三届知青”的自省	39

健康与市场竞争力	42
政策分析与政策输出研究	45
发展经济未必单靠改革	49
值得赞扬的“四千”精神	52
关于“囚徒的困境”	55
我国古代帝王的民族怀柔政策	58
当今最大的思想误区	
——过市场经济的日子，干计划经济的活	61
出口导向与“进口导向”	64
特区经济研究中的两大盲点	67
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成名成家	71
瞎猫抓不住活耗子	74
埋没优秀人材是极大的不人道	77
有用有趣，容易入门	
——电视讲座的追求目标	80
什么人最苦？	84
短缺就是机会	87
“让别人发财，求自己发展！”	90
“不痴不聋，不为家翁”	93
劳动永远神圣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96
谈谈企业家的劳动	99
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负责	102
有感于苏州人的节俭	105

让别人游惰 让自己勤勉·····	108
越是临近“复关”，越应突出“效率优先”·····	111
不能忽视间接经验·····	114
海南与大西南出海通道·····	117
北海人的“绿卡”制度·····	120
用竞争保证效率·····	124
广西列车上的遐思·····	127
道德伦理与成功激励机制的重建·····	130
知识产权——优秀知识分子的命根子·····	134
这才是正常的农业机械化·····	138
暴富未必是好事	
——重读马克·吐温的两篇小说·····	141
小赵的街头“大学”·····	145
固定资产原值：一项不容忽视的统计指标·····	148
西方国家的吸毒现象为什么屡禁不绝？·····	151
要防止新的“卖难”·····	155
“女强人”与小保姆·····	158
全民健身，正逢其时·····	162
平均主义是当今最大的分配不公·····	166
一个“有理”和三个“有理”·····	169
海口更需要“藏书家庭”·····	173
校对：一门亟待复兴的专业·····	176
令人欣慰的高储蓄率·····	180
但愿这仅仅是开始·····	183

向光荣的人民军队致敬·····	186
农民致富的领路人·····	190
“正统”的力量·····	194
保持信心是领导者的责任·····	197
学习英雄的抗战老前辈	
——纪念“8·15”日本投降50周年·····	201
再谈农村基层党组织·····	204
应当怎样看待英雄与叛徒·····	207
谈谈“海南日报”开办的“特区书苑”专版·····	210
房地产：城市化在呼唤·····	213
要学会使用“您”字·····	216
海南将在两年之内进入“小康”·····	220
莫学杨修·····	224
重“赏”之下，当有勇夫	
——再谈农村运输流通业·····	228
“大特区”更应积极推广普通话·····	231
最大的希望，在于自强不息·····	235
对老年人的再认识·····	238
从祁瑞宣的悲剧命运谈起·····	242
让别人多消费，让自己多储蓄·····	246
“闯海人”的性格·····	249
谈谈讲演与辩论·····	252
也谈“三足鼎立”的年代·····	255
颐和园门票价的启示·····	259

一条不体面的标语·····	262
财富观的革命性更新	
——评世界银行的新方法·····	265
海南需要大城市·····	268
谈谈“两极分化”·····	272
最受男人尊重的妇女·····	275
经济学家的必备素质·····	279
先要创造男女平等的竞争规则·····	283
热带农业的最大优势在于自由定价·····	287
海南农业机械化的新曙光·····	290
应当注重学历·····	294
量入为出，稳中求快·····	298
北京并不遥远	
——‘95 琼州书市有感·····	301
应当大力吸收致富带头人入党·····	305
谈谈东方县的“能人治村”·····	308
存多少钱才够？·····	311
穷人怎样才能赶超富人？·····	315
我瘦天下肥，不与民争利·····	318
海南有没有孔繁森？·····	321
勇敢的改革	
——评 1995 年的医疗保障改革·····	325
学成文武艺，货与企业家·····	329
关照老朋友，赢得新朋友·····	332

就是要使 12 亿人都忙起来	335
----------------------	-----

附：

邓艾与魏延	338
谈谈读书	341

调整我们的期望值

1994年终于同我们永远告别了。这是我省在经历了“房产热”退烧降温之后，经济从“超常规”高速度回落，重新开始健康、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一年。

据有关部门的预计，1994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达200亿元以上，农业总产值增长11%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近2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我们应当看到，在房地产业随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回落的大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刚刚开始1995年，也将是这样的一年，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又不会糟到哪里去。经济形势“温热”，发展机会也很多，但并非人人都能抓得住这些机会，它们只属于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

对于这样的形势，有不少朋友是不满意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形势并不好。他们期望的只是1984年“汽车事件”那3个月，和1992、1993年“房地产热”那18个月，那种“黄金遍地滚”、“一不留神就变成大富翁、大富婆”的“大好形势”。不用费力气，不用费脑筋，只要有胆子就能发大财。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海南改革开放16年以来，也

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才算“健康的、正常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期望值。

应当看到，那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极其罕见的例外。“汽车事件”本身是一种集体寻租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银行至今挂账，我们对此无话可说。而 1992、1993 年之所以发生“房地产热”，则有着特殊而又深刻的历史原因。那是因为，房地产作为一种产业，在中国已经绝迹了 40 余年，直到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市场经济时代重新开始，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才重新采取商品交换形态，重新回到市场，房地产业便得以重见天日。在这个历史机遇面前，谁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面能够先行一步，谁就会成为“房地产热”的焦点。我们海南自 1988 年就宣布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和“小政府、大社会”，经济自由空前扩大，与其它地方形成显著的体制反差，自然是房地产从业者的用武之地。所以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当月，海南房地产业便一跃而起，比北海之类地方早“热”了半年之久。而在 1993 年初房地产业盛极而衰时，省委省政府数项重大改革一齐出台，又把这个繁荣延长了 3 个多月。使海南地方经济发展对这轮“房地产热”的利用，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像这样的历史机遇，我们不能说今后绝对没有，但至少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一厢情愿地企盼这样的好日子，无异于守株待兔。

同“汽车事件”相仿，“房地产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惯性是巨大的。人们的胃口被吊高了，头脑被冲昏了，不再愿意为正常的利润率而操劳和奔走。人们看不起大量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业开发，看不起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自助、创业的传统美德……一句话，人们被惯坏了。没有“中产阶级”的观念文化，却能享有“中产阶级”望尘莫及的财产，这种现象难道能够持久吗？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像前两年那样优也胜、劣也胜，良莠不分、贤愚不分，难道能够持久吗？房地产商不断地发大财，“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它各行各业都黯然失色，难道能够持久吗？土地价格不断暴涨，工资价格不断攀升，搞得一切实业投资者都赚不到钱，难道能够持久吗？这样的畸形发展，市场经济的“天理”实在难容。一切行业的回报和利润都能趋于平均化，才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场经济。

真正的企业家，应当为优胜劣汰的规律再行于海南而欢欣鼓舞。“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优不胜、劣不汰的反常年代，只有那些从内心深处就自认低劣的人，才会永远依依不舍。我们要想在1995年有所作为，首先必须调整我们的心态，这就是我国古代圣贤“内圣始能外王”的道理。

1995年1月3日

要克服焦躁的情绪

——写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日

刚刚过完 1995 年元旦，省委省政府便在昨天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足见在海南“大特区”，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之突出。

随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进入第七个年头，海南经济发展的战略套数，在实践中也日见明晰。最初 4 年是埋头打基础，用我们的老书记许士杰同志的话来说，叫作“在打基础中前进”。在此期间，由于特区优惠政策的落实，海南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转口外销内地产品，以每年一个亿的速度，连连上台阶。由于自 1989 年狠抓农业，终于实现了口粮基本自给，这就为 1994 年高效农业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旅游业最初未能引起省政府决策人的重视，甚至误以为在最初五年，只能达到每年接待 60~80 万人次国内外游客的水平，谁知到了 1992 年，竟高达 247 万人次，令人刮目相看。而更加出乎人们预料的，还在于房地产业的异军突起。它直到 1990 年还陷入过剩危机难以自拔，1991 年矛盾刚刚有所缓解，而到了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当月，竟然一跃而起，成为 1992、1993 年的最